

從大歷史的視角看來，這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問題在於，隨著“家天下”種種弊端不斷顯現，人們愈來愈懷念“選賢舉能”的大同時代。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寫了一本《大同書》，來詮釋孔子的“大同”理想。在康有為看來，《禮記》中的大同世界，就是《春秋》中的太平世界。他把傳統儒家思想與歐洲新思潮雜糅在一起，為人們勾畫了一幅人類“萬年樂土”的大同美景。這是一個最為公平、仁愛、治理的極樂世界，在那裏沒有國界，沒有私有財產，農工商各業都是公有的，人們共同勞動，共享財富；在那裏沒有君主與貴族，沒有軍隊與刑罰。這種為了擺脫現實苦難的理想，簡直就是《禮記·禮運》描繪的“大同之世”的現代版，反映了當時的仁人志士對於“大同”的渴望。

孫中山也把“天下為公”的“大同”作為畢生追求的理想，南京中山陵還有他手書的“天下為公”的匾額。他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在國歌當中高唱：“已經民國，已經大同。”以後的歷史表明，“大同”並沒有實現，不過創建民國的袁世凱確實把“大同”作為目標，是毫無疑義的。

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先前的“大同”被“小康”所取代，後來的“小康”是否會被“大同”所取代呢？

遙遠的歷史似乎離我們很近很近。

第二講

夏商周：早期中華文明的輝煌

扮演著政治權力的角色，用來保障權力和財產的分配方式。青銅文明的意義，也許正在於強化國家政權的機能。

青銅禮器是王室與貴族特權的體現，因而製作很講究，上面有精美的淺浮雕花紋，大多是動物紋樣，除了自然界存在的動物之外，大量的神話中的動物，如饕餮（有頭無身的吃人怪獸）、肥遺（一頭兩身的蛇）、夔（一足龍）、虯（有角龍）、龍等。

於是問題來了：當時人製作這些動物紋樣究竟有什麼意義？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中作這樣的推測：神話中的動物功能，是把人的世界與祖先、神靈的世界相互溝通。而青銅禮器是用來舉行崇拜和祭祀祖先、神靈儀式的，人與神的溝通就通過它們來進行，體現了器主這樣一種意識：溝通神靈，庇佑他們在人世間的權力和財產。《左傳》記載楚莊王向王孫滿詢問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回答得很妙：關鍵在於德，而不在於鼎。以前夏朝有德的時代，遠近各地把動物繪成圖案，九州獻來青銅，鑄造的銅鼎上面刻畫的動物形象，使人民知道，什麼是助人的神，什麼是害人的奸。人民進入川澤山林，不會遇到魑魅魍魎。因此使天地上下相互協調，人民承受上天的福祉。這段話的精髓，通俗地說，就是：鑄造銅鼎的目的在於，透過上面刻畫的動物紋樣，使人知道那些動物是幫助人的神靈，可以幫助人溝通天地。

20 世紀 80 年代末，三星堆青銅器的出土是考古界的重大發現。三星堆是商朝時期蜀國的都城遺址，大量精美絕倫的青銅器透露出的神秘色彩，令人驚詫莫名。其中一件青銅人像，有真人大小，面部造型逼真，濃眉闊目，高鼻大耳，頭冠上有羽毛狀飾物，他身穿三層華衣，上有巨龍、拳爪、人面紋及雲雷紋圖案。至今仍是待解讀之謎。

青銅器主要是禮器與兵器，這並不排斥青銅農具的存在。1989 年江西省新干縣發現一座商朝方國諸侯大墓，墓中出土成套青銅農具——鏟、耒、耜、犁、鐮等，就是一個明證。但是由於青銅器的名貴，青銅農具的實用性是大成問題的，農業生產的工具主要還是先前的木器、石器、蚌器。耕作方法還相當原始，“火耕”是常用的方法——春耕時，放火燒荒，然後用木製的耒耜耕種。



三星堆青銅人像



甲骨文 —— 龜甲與牛骨上的卜辭



甲骨卜辭中的干支紀年

甲骨卜辭中“貞焚”、“卜焚”，就是火耕的記錄。耒是木製雙齒耩具，耜是木柄鏟，在木柄上裝上石片、骨片，就成為石耩、骨耩。商王很重視農業生產，甲骨卜辭中常有祈求禾、黍、麥、稻獲得好收成的記錄，也有向上帝、祖先、神靈祈求降雨，得到好年成的記錄。

2. 殷墟與甲骨文

夏商周三代與以後的朝代有所不同，一方面它們是三個互相銜接的朝代，另一方面它們又是三個同時並存的集團。在傳說中，夏的始祖禹出於黃帝子孫顓頊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出於黃帝子孫帝嚳這一支。按照《史記》的記載，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堯、舜的政權機構中服務。由此看來，夏、商、周是平行存在著的三個集團。

商在滅夏之前，早已有了自己轟轟烈烈的歷史，即所謂先公先王時代，不過一直臣服於夏。據說，商的始祖契曾追隨禹治理洪水，契的後人叫做冥的，還作過夏朝的水官。

商朝建立以前稱為早商或先商，從契到湯，傳了十四世，與夏朝的存在時間大體相當。湯率領部眾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共傳十七世、三十一王，將近六百年。

早商時代已經從事農業生產的商集團，還保持著強勁的遊移性，從契到湯，他們集體遷移了八次。商朝建立後，依然延續這種傳統，都城的多次搬遷，就是一個例證。這種情況到了商王盤庚時代才得以扭轉。公元前 1300 年，盤庚把都城遷到了殷（今河南安陽西北），進行政治改革，推行商朝建立者湯的政治體制，出現了中興局面。因此，“盤庚遷殷”成為商朝歷史的轉折點。《竹書紀年》說，從盤庚遷殷到紂王的覆滅，商朝後半期的二百七十三年中，再也沒有遷都。

“盤庚遷殷”的“殷”，這個商後期的都城，對於商朝的歷史意義極為深遠，以至於後來“商”也稱為“殷”，或者稱為“殷商”。

殷的地理位置具有經濟與軍事的優越性。都城沿著洹水而建，既便於水利，也便於防衛。洹水南面是宮殿、宗廟區，以往考古發掘的宮殿、宗廟遺址比較集中於小屯東北。三千多年以後，1928 年至 1937 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石璋如等考古學家對位於安陽小屯村的殷商古都廢墟的發掘，再現了昔日都城的盛況。這個遺址被人們叫做“殷墟”。以往對殷墟的發掘集中在洹水南面，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考古學家在洹水北面發現了殷商的宮殿群，更新了人們對於殷墟的認識。

1999 年 6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向新聞界指出，盤庚遷殷之“殷”有新說。他們在殷墟外圍進行發掘，特別在洹水北岸花園莊一帶發現了商代遺址，堪稱第二個殷墟。這個遺址的時代介於商代早期鄭州商城二里岡與商代後期小屯殷墟之間，從夯土建築基址、青銅器中王室禮器等方面推斷，洹北花園莊遺址有可能是盤庚所遷的“殷”。至於小屯殷墟遺址，應當屬商代後期的都城。2002 年 8 月 16 日《文匯報》用“洹北發現商代宮殿群”的標題報道：一個龐大的商代宮殿群在河南安陽洹水北岸、緊臨殷墟的洹北商城被發現，其中已被大部分揭露的 1 號基址堪稱迄今發現的商代的最大宮殿。宮殿基址長 173 米，寬 90 米，總面積 16000 平方米，呈“回”字形結構，中間是開闊的庭院，北面是正殿，東西兩面是偏廡、偏殿，南面是南廡和門庭。建築材料具有當時的特色，精細的夯土，清晰的土坯，精心加工的方形、圓形廊柱，用白灰塗抹的牆壁，用葦束為骨的抹泥屋頂，顯現出古樸而威嚴的氣勢。該宮殿群的存在證實了發現於 1999 年的洹北商城是一個重要的商代王都。考古學家稱，商代六百年曾遷都五次，在後期都城殷墟之前，有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在這些早商文化與晚商文化之間，一直存在缺失的環節。此次發現的宮殿群，早於代表晚商文化的殷墟，晚於代表早商文化的鄭州二里岡，恰好填補了缺失的一環。

因此，我們對於“殷墟”的認識應該有所擴大，除了先前知道的洹水南岸的安陽小屯村以外，還有洹水北岸的安陽花園莊。

殷墟留存的歷史信息，價值是無可估量的。中國近代考古學奠基人李濟，1960 年用英文寫的《古代中國文明》指出，從殷墟發掘中人們可以認識到，早